

# 永樂大典

卷一萬九千七百

四十一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一屋

錄

南渡錄

增廣元年正月初六日京師立春節先是太史局遣土牛陳於迎春殿至日太常寺備樂迎鞭而碎之此常儀也其月月初五日夜守城人聞敵中哭聲甚哀且聞擊柝之聲移更乃止泊明觀之兵勾芒神面有淚痕滿襟袖猶濕其牛首墮於地有刀斧痕更白有司遂更修補以終其行事識者知其非言死也初九日遣報金兵留屯河朔捕獲兩持似欲侵犯京師太上皇遂出南薰門往南京十九日報金國大兵已分布河上取河淮梁師成棄城南走兵已渡河二十九日兵至毛桃崗駐軍作大寨居民奔入京師老幼死者醵跡於道間有強壯劫掠外城大火焚燒二十餘家二月初二日金人圍京城攻諸門甚急十二日以蕭昂為都太守禦機乘司府遣使入城請和乞以黃河為界二十一日京師戒嚴金人兵退封立寺需索金銀牛酒犒師依契丹倍增歲幣朝廷許之三月初金人退兵北去至懷州國相有文字至軍前乃粘罕之文也其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畧曰今而宋已求和好許增歲幣仍有割河之請未有定議今大軍已駐河北諸郡以定可否彼若不從則吾已持其物而求其遣此計之上上也於是金軍雖明言北渡其實只在河南未嘗解也初九日金國粘罕加封征討大元帥仍令從便行事且降書曰今南伐之兵已濟河濟洛直犯汴京邑雖湯武之威不復有過可甘辭誘和以保其主比聞彼上皇南幸可候北入京口併兵攻陷俘虜以歸保頸以帝朝之宗廟我之願也昔我之攻契丹壹貫持武以侯既我今既得勢安可不順天命以城城而興萬世之業昔楚子圖也尚能興城陳蔡我師成行電掃前破契丹如摧朽標腐來勢不取必貽後悔彼上皇之南幸也蓋欲料兵江淮以興勤王之師俟其徒京併力困之此萬世一時也若欲和議以河為界實所未嘗天輔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下元帥府施行十五日粘罕遣人入城上書請歲幣金繪及車輅自簿儀式及請移大河北諸郡日下羅兵交割二十一日金人收河南北岸兵馬北去五日少帝上書請上皇歸京八月粘罕大軍也駐前郡且遣使至賀上皇歸京其實探伺也九月十一日粘罕又遣使入京求和仍需金繪以緩我師朝廷大臣皆無謀智幸甚姑息於是上下為安不復有邊虞之憂矣十一月十七日河北報金人粘罕下令大兵南行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四一

己及河界十九日復回京師二十五日京師陷金兵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而議和及割地事十二月五日遣兵入城撤擊書籍并國子監三省六部司式官制天下戶口圖人民財物及宗正牒譜初九日又遣人搬運法物車輅鹵簿太常樂器及鍾鼓刻漏應是朝廷儀制取之無有少遺十九日京師雪深數尺米斗三千貧民飢餓布滿街巷死者盈路金人又肆兵剽掠奪富家有一持在天津橋下蓋天漢也劉生甲士百有餘人氏不敢過此壯者為之剝脫而殺之婦女美艷者留之往往城中開戶不復出入時有柔福帝姬侍從三十餘人將欲入內其賊使人叱止之呼令出轎帝姬泣曰我貴家子天子為我兒安可出見金兵促左右急行兵怒使人拽止之又令人拖出使前徒行金人笑曰美婦人也問曰汝有夫乎帝姬泣不能對良久曰今兩國已和汝安可如此無禮其人曰我兒為北國大臣富貴無比若能為其妻不異汝南朝富貴也語終使之徒行復顧謂帝姬曰小臣有香纓一枚可以代兒為定物遂於懷中取真珠香囊一枚手持以獻帝姬不肯受金兵執姬手令受之金人乃笑而退其後皇族北去帝姬竟為金持兒所得蓋粘罕之火弟也粘罕兄弟三人長粘罕為金國元帥次澤利金國北帥大酋長昔滅契丹首擒天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二

祚者而其人又野利為大將圍京城先登陷京邑領兵駐天津橋是也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且言國主有令於京師中選擇十八以下女子一千五百人充後宮祇應於逐坊巷二十四廂集民女子選擇出城父母號呼聲動天地其子往往為金人淫污留而不出城亦不歸家靖康二年正月一日金人遣人入城朝賀頗不為禮初九日北主下令粘罕曰此間已破汴邑所獻物色不甚為急可速擇英姓立以為主以慰民望况我素居北國南地非我所便南宋二主可令來朝事貴速行十一日粘罕遣人入城請車駕軍前議事十三日金人軍前降指揮言北國有旨命契丹國海濱侯耶律延禧及西夏侯李智先與南宋皇帝等并大元帥粘罕及皇弟吳乞買同大金皇帝徽號及命有司擇日行禮請皇帝詣營署名進奏十四日再遣人請車駕來日詣軍前進奏表十五日車駕不肯出金人遣人入城持出上金尊號表有云輔美佐運應道法古至德皇帝之文仍書云臣姓南宋皇帝又於下請署御名上觀之嗚咽泣下且曰朕上夫孝道貽憂上皇下失仁道惟禍萬民今幸兩國和好苟屈己以存孝道朕後何辱金使持筆進請皇帝書名乃去十七日金人遣使入城稱北主有命宣示南朝太上皇其使命且去少頃後見太上皇太上皇令左右接書使

者云北國王一動請皇帝自愛太上皇吁嗟不得接之書曰北國金皇帝書付弟南朝宋皇帝近者北邊無道殺代無上朕既滅滅以寧人民以開皇國大有華夏比緣奸臣賣蔡京誣誤兩朝以致禍亂使勞我師遠至汴京今已採時中伐以逆和奸奴姪是緒進幣是行汝可應冷保育天和以撫萬民以河為盟萬載一決吾無偽言汝其知矣天朝十年月日其詞泛濫虛偽皆甘誘不實之語不復備錄其使仍口傳北國主意曰皇帝起居南朝皇帝今已結好為兄弟不請一切生疑仍可罷兵今將到真珠袍一領是國主皇帝朝服今獻上皇帝請收領民久請皇帝進上謝表太上帝曰今兩國通和且可稱書不可稱表使者復言曰北國皇帝本意廢趙氏立吳姓如天皇王故事我元帥諸貴人勸勉其事且止陛下尚不從順其大不可已也今大兵再至汴邑不比去年幸陛下照察不可以小屈而亂大謀帝嘆息從其請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出榜通衢曰元帥奉北國皇帝聖旨今者兵馬遠來所議事理今已兩國通和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鼎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環細等星錄無餘如有藏匿不齎出者依軍法動輒殺害往往刑及無辜二十三日金人遣人入城持此書曰今兩國通和所有合理事件何元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三

帥府請南朝皇帝到軍前而議可否申奏二十九日金人遣使請車駕出城且賚到北國書曰今已破汴京二主不可後居宜於城中別立一人以為宋國主仍去皇帝號但稱宋王封太上為天水郡王少帝為天水公於東宮外築室居止文字到日仰元帥府請宋王到軍前共議中奏少帝曰國相元帥數數遣請陛下出城同共議事陛下不肯出今發北國皇帝手詔陛下之意如何少帝曰卿且退容商議使者曰事急矣從且福逆則禍陛下為臣下所誤以至於此尚復取臣下之言恐禍在不測况北國皇帝寬慈正直不比你南人反復無狀頃之使者解色俱厲不拜而退二月二日粘罕部左統軍即避廢將甲兵騎七百餘人至內門稱有兩國利害見國王左右入奏少帝登門即避廢厲聲曰元帥遣我上聞國王前日已曾遣人持到北國皇帝聖旨所議事理如何更無一言相報使我元帥無可奏知北國皇帝今特令我來見國王其事若何兩日不見來意禍出不測矣蓋昨已有盟在前不欲唐卒今先此上聞伏取皇帝指揮少帝曰已降指揮今月十一日出城見元帥可報知所有事候而見元帥說及爾且退即避廢曰陛下十一日若不出城元帥更不來商議求請也後白帝曰我衆人馬七百餘人欲得少攝設每人要金一兩望陛下給之時左藏庫金



帝蓋已登城乃於官中常備得金釵環等八百兩與之其人不謝而去。十一日車駕出幸金兵營百姓數萬人阻扼車駕曰陛下不可出。既出幸在不測。號泣不與行。帝亦泣下。范瓊按劍怒曰：皇帝本為兩國生靈屈已求和。今幸虜營且去。暮即返矣。若不使車駕出城。汝等亦無生理。百姓大怨。爭為執瓦礫以擊之。瓊以劍殺死數輩。蓋攀絡之人也。車駕遂出城。至軍門。單衣止皇帝於小室。曰：元帥寢未興。可俟於此。容移時有小黃頭奴至。曰：元帥請國王時帝。使行至階下。粘罕下階執其手曰：且速回。首肯不知中國禮義。曲折乃揖與升階。命左右坐。帝西向。粘罕南向。移時不語。左右各執利刃。大刀所侍。皇帝乃祇應。王則周可成二人而已。粘罕使左右以所降北虜詔書別立賢者。皇帝視之不語。粘罕使左右白帝曰：敢不從命。苟利生靈。以息兵革。願何事不可。粘罕復命左右白帝曰：既如此。請國王陛下既朝。奉等使北朝。皇帝聖旨。乃令介人引帝歸幕。俄有人進酒食。帝不復舉。移三時。聞帝問左右曰：可白元帥。今吾歸官矣。所議事既從。他無餘策。左右白帝曰：元帥進表請皇帝。同發。未日早行。未晚。帝默然。左右又進酒食。命伶人作樂。帝吁嗟不能食。時夜闌寒甚。惟懼風急。坐不能去。倚案凭坐。左右勸勉。帝泣涕不言而已。俄五更有人至帝前曰：請國王同

元帥發表介人引至帳下。號次升階。惟有一茶設香燭。粘罕使左右以其表示帝。帝觀之。其詞曰：臣姓南宋。國王趙某。今蒙叔北國皇帝聖旨。令某同父退避大位。別選宗中賢君。立以為君。敢不遵從。今同元帥中發前去。其次居止。及別擇到賢族。未敢先次奏聞。使元帥日別具申請。書後復如前。請帝署名。帝從之。封城畢。帳下馳一騎黃旗。素馬前去。託方命左右。後粘罕南向。帝東向。少刻有一紫衣人自外至。粘罕與帝並與身。紫衣人望帳下馬。升階坐。西向相揖。各就坐。粘罕使人白帝曰：此北國皇后弟也。傳宣至此。催促陛下。議論事。帝唯唯。使令進酒。時天氣甚寒。帝連飲二盃。紫衣者曰：陛下且宜止。此晚刻而奉北國皇帝指揮。事與陛下言之。相退。令左右引帝歸幕。帝曰：視粘罕與紫衣者尚同坐。後飲帝歸。至幕。天尚未明。少憩。几上寒不成寐。左右有諱者。語帝曰：臣河北人也。為大兵所虜。本是陛下赤子。使令監視陛下。今入虎穴。出無由矣。陛下若能屈節於紫衣之人。庶幾有少更改。不然。無路歸國矣。語訖。回顧而去。良久。再奉手。持羊內一塊。進曰：陛下可少啗。以禦寒。帝不能食。却之。因問緣衣者曰：汝何姓名。令為金國何官。答曰：臣姓趙。名保。今為國相親吏。且臣有二妹。皆有姿色。為粘罕寵嬖。故命臣為親從。以察伺陛下。行止。因問曰：早來紫衣

何名何官答曰此北國皇帝之后弟也姓野耶葛名多波今為十七軍都  
統位在粘罕之上今暫來此要往東京取選擇到後宮女子一千五百人  
三兩日後北去也少頃天明有褐衣從者十餘人列侍帝之左右語言不  
可辨別俄聞報曰統軍來相見帝迎之乃早上執衣人帝與之接坐語不  
可曉帝但加禮告以周旋少不回顏色命左右指瓶中物左右因以酒進  
執衣者舉大盃連四五盃帝亦舉一二盃酒退顧左右謂帝曰兀移大多  
左右解之曰兀移大多安心也蓋言語兀移安也大多心也揖而退去三  
月十三十四十五日上在幕中粘罕使人守禦且稱使北國皇帝回命到  
日可歸十六日粘罕使人召帝至帳下升階東坐俄有吏持文書名案牘  
者示粘罕階下口奔簇一執衣責人帝視之乃宗正士倪也粘罕使人謂  
士倪曰今命汝入城說與你南朝宰相於見族屬中選擇一人有名望賢  
德者同你及合朝大臣保明盛地中發以準備金國皇帝有旨到來別立  
賢者長語訖揮使退去又擁一皂衣吏至階下粘罕使人謂曰汝於東京  
城內擇一寬廣寺院可作宮室者欲於其中作二王宮速置辦言訖指揮  
退去帝起白粘罕曰所指揮事一一從命容某入城視太上安否以報平  
安使侍盡人子孝道實元帥之賜也粘罕首肯便左右進酒帳下有伶人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五

作樂唱言奉粘罕為太公伊尹粘罕不喜曰太公伊尹古聖人也吾安可  
繼其萬一觀其人而語帝曰這幾箇樂人是大家人今日照好公事笑而  
止曰來日教陛下入京城安撫上皇丑七日間北國皇帝詔到再來請陛  
下到軍前不可相推良久遣左右送帝歸幕次坐久有人傳元帥命曰來  
日一面歸京不可更來帳下也十七日早有驛夫者來謂帝曰元帥有命  
令陛下還宮良久進食有數人引帝出幕至軍門遙見某衛列於外車駕  
入城十八日至二十一日大雨雹城中金人掠掠尤甚小民號泣夜以繼  
日金人引火焚葺樓門二十二日粘罕遣人入城白帝曰前日所說擇賢  
擇地作宮室二事可速計置一二日間北國皇帝有文字到使要用也帝  
唯唯曰一面議論時來議皆推康王及欲將南安寺為宮以白粘罕二十  
六日金人復命曰來日文字到遣軍王到軍前見元帥二十七日帝往撫  
芳園見太上父子相持泣涕及太后鄭氏同坐帝奏太上曰且不孝不道  
上貽君父之憂下罹百姓之毒殺身不足以塞責今北兵見迫日以擇賢  
為君且與陛下言共之且以弟康王為主不失祖宗社稷幸之大也時  
韋妃侍側即側即康王之母也言曰二宮今許以康王繼位而中興可待  
然外鎮須假主盟陛下可作詔書召四方兵赴京師金人統計必未止於

#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四一

擇賢禍有不可勝言者二官必不肯留於京師惟陛下熟計之二十八日帝與太上同早晚膳粘罕遣人入城謁太上酒十瓶言北國皇帝所賜者三月初二日粘罕遣二人持書一詣太上皇一詣帝前曰今日北國皇帝所有施行事件請車駕詣軍前聽候指揮至日中又遣人促少帝及太上皇並至軍前議事至晚遣人不絕又云若上皇未出城不妨先至皇帝至軍前初三日車駕出幸虜營至帳下粘罕坐而言曰今北國皇帝不從汝請別立異姓為主遣人持詔書帝遂遠不復可辯使人擁帝降自北道入小門至一室雜落味缺寺以兵刃自辰至申未得食帝泣涕而已先是帝將出幸也便可即真末教父挾押九字於衣領付宰相何鼎以召康王與兵以圖恢復中興且在路中傳旨付開封府曰趙氏孟子可為檢討付來其意指延壽宮孟太后也是日帝在室中至暮有一番奴持食一盤內有酒一甌於帝前曰食之食之帝泣而言曰父母不復顧矣番奴曰無憂父母旦夕與汝相見矣其夜無床席可覆但有木凳二條而已亦無燈燭窻外數間兵甲聲時天氣寒凍帝連旦不寐天明有人呼帝出曰太上至矣帝視之見戎衣者數十人引太上由傍門小道而去帝欲前問太上左右止之帝哭不勝初四日至十五日間皇族后妃諸王累累至軍中日夜不

永樂大典卷一九七四一

六

止太上與帝各居一室后妃諸王皆不得相見惟皇后來后相從其他王姬帝姬各為金屋貴人分去京師百姓號泣七日不止以至抵阻太上及帝車駕不使出城後為范瑄所執今更不著述諸王妃事只記二官家行也十六日粘罕坐帳中使人掖二帝至階下傳北國皇帝曰汝等父子上負祖宗下負民物恣為奢侈志公拘愛以至結孽外國禍起內州天人俱棄不可復處宜擇異姓以代宋從今元帥府青開封府吏以下保明某立仍令趙某父子前來燕京合元帥府差人遣發前來帝與太上聞言相對涕泣不能言粘罕曰所擇康王今在何處帝曰不知也粘罕謂左右曰急持書開封府索康王少刻與太上共居一室侍衛數人皆醜陋而其言皆不可辨帝與太上自此日惟一食一飲而已夜宿竹簟之次時天氣風寒侍衛人取茅及黍稷作煇火太上與帝同坐向火至明是日粘罕命左右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婦之服易二后之服侍衛之人持以而家子呼帝及太上飲食皆與彼同憲戶兵甲甚衆十七日粘罕使騎吏持書示太上及帝曰元帥令遣汝趙燕京朝皇帝已召康王至軍前同去爾爾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矣帝與太上並泣下時鄭后因此喪亂心腹疾作疼不可忍即於木凳斃絕末后為其撫摩四人相對泣下時史怒曰元帥命



已下來日發行詐疾欲何為者少帝告曰母后心腹疼不可忍君豈不見其面色安敢以詐為某失孝道父母至此痛或見憐以杯藥或沸湯見賜他日厚報術吏稍和顏色曰此間無湯藥或叱左右取沸湯一盃進后后飲之痛稍止而泣曰妾之不幸大矣國破家亡雖生何益是夕宿於野寺中十八日早騎吏前曰可行牽馬四疋令太上及帝二后来之杜行二后素不能騎騎吏遂掖而乘之鄭后病未已伏鞍行十餘里路傍有數人見之泣曰皇帝父子北去我等百姓何日見太平也因奏上飯羹二小盃太上及帝未后分食之粗糲不堪食時吏從者約五百人皆衣青袍與二帝不可辨不知年老何由知之阜老曰吾以面色觀之可見况傳聞車駕將欲入京故知之帝曰吾母心腹有疾汝有湯藥否阜老對曰無止有少鹽酥可煎而進之騎吏怒其滯住促行之騎吏掌行者千戶自言姓幽西名骨碌都常以言戲未后復恣無禮嘗路行之次未后下哇問旋溺骨碌從之乃執后臂曰能從我否未后因泣下戰不能言遂亦發疾不能乘騎骨碌都乃掖后同載馬上行至晚約行三十里宿一寺間聞窠一空寺也。是夜月初上明照廊廡骨碌都使人持茅煖火烹食以啖二帝於室二后皆病不能食骨碌都乃自手煎羊乳粥以飼之曰汝婆娑休惱我保護你四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七

箇到燕是夕鄭后與未后驚悸不已心腹作痛骨碌都以手撫腹曰病已病已三視之曰爾強之爾強之其無禮若此至天明言於少帝曰為我說與你妻善事我我即保汝為相報也十九日至東明鎮骨碌都早食與帝及太上二后並食於村店時鄉村荒殘無復人煙百里有屋一二所而后疾愈而少帝涕泣日夕不止不能食骨碌都怒曰汝在汴京三千餘口皆流徙于北矣其女子美觀者為人所取何獨眷一未皇后不以結識諸曹以作前程之託吾素非胡人乃大朝耳亦以妹奉元帥故得身至大樽富貴無比今幽西骨碌都是元帥攻之耳吾本姓王河州人也汝父子為官家普連花石網使使天下人苦言不堪言今至此天報再尚何怨耶少帝於是不敢復言但日吁嗟而已。二十一日至封丘鎮早食山坡之下馬齒草而相躡而飲食皆坐地上復無倚持時雨霽泥滑路薄不可行帝與太上及后皆在泥中伏躡飲食粗糲形容黧黑目睛並昏傍有其水太上誤墮其中衣服沾濕骨碌都極而出之驚夫雖傷鄭后之足未后手紋太上衣去其水而上馬以行是夕宿館驛中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行次黃河岸欲渡渡船有舟自北來上立皂幟中有紫衣人大呼骨碌都曰杜國皇帝約四月半至燕京今已三月盡可速行之語次骨碌都執以目視未后



且西之戴衣人知其情狀拔刀執骨碌都汝本一冗賤善兄侍汝以至於此今安得與婦人私而稽緩其行程乃殺之投屍於河顧謂帝曰焉我說此婦人為何人也帝曰某妻朱氏其骨碌都數有無理使務苦無告處將軍今殺之無乃嗔我之耻乎戴衣曰汝識我乎我乃元帥弟澤利也帝拜謝后亦拜之至暮乃抵北岸及衛州垣邑縣之西安鎮駐軍宿馬是時澤利所領兵甲千餘人并舊騎吏兵共二千人劉寨夜月明澤利所帶婦女四人遂置酒命二后同席共飲二后聞之不勝其辱不能即席澤利曰汝病不能飲可持此二盃飲汝二王其恩當俟他日報我乃遣二后持酒入房以飲帝及太上二十二日入衛州城百姓皆以為金人不知中有二帝二后時有買賣者入館舍或寺中與金人皆易飲食及二帝為金人所闕居一小室侍以甲兵甚嚴密日中始得豆餅四枚四人共食時百姓或有知其事者自窓隙中令人饋以飲食間或又為守戶者所奪在彼留半日是夜後出城外二十餘里宿於安國鎮之北明王寺少帝以飲食不節驚惶漸生泄瀉之疾日走數十里又為監者所誚惶懼不敢復言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至懷州入城澤利往往持酒無禮二后或時窘罵二帝城中有富家數十戶澤利時遣人剽劫酒食財帛于女以自娛又常鞭撻下

人其夕帝渴甚苦監者以水食偶澤利過前見之遂于殺其人於帝前帝大驚溢甚顧謂帝曰可安穩到北京莫得生事若還不是郎主要活底你死已多時自是帝見澤利必驚惶移時而後定二十四日至信安縣帝及太上太后皇后自離京未嘗游而至是見野水清澄四人方掬水洗面濯潌相視哽咽不勝情傍有人獻牛酒於澤利者澤利拔刀切肉噴食飲酒連五七盃以其餘酒殘餉帝曰食之前途無與喫也復視未后笑曰這一塊最好你自喫之方飲酒次或有人言知縣來相見乃見一金人衣褐淨絲袍皂靴裹小巾執鞭揖澤利又分酒食羊肉同坐飲食移刻澤利未醉命未后勸酒唱歌未后以不能對澤利怒曰汝四人性命在我掌握中安得如是不敬我以所執鞭欲行擊之后不勝泣涕乃持盃作歌曰知富貴兮厭綺羅榮長入官兮奉尊陽今委頓兮流落異鄉嗟造化兮速死為強歌畢兩手持盃向澤利曰元帥上酒澤利笑曰歌中詞句最好可更唱一歌勸知縣酒后再歌曰昔居天上兮珠宮天闕今日草莽兮事何可說屈身辱志兮恨何可雪誓速歸泉下兮此愁可絕乃舉盃向知縣飲之澤利起揖后衣曰坐此同飲后怒欲于格之力不及為澤利所擊手及額知縣勸止之曰可更唱歌勸將軍酒後舉盃付后手曰勸將軍酒后曰委

不能矣。須將軍殺我死且不得復回身。欲自投庭前井。左右救止之。曰：知縣曰：將軍不可如此迫他。北國皇帝要四人活。底朝見公事不小。酒罷各散去。是日四人無晚飯。澤利使人監視。愈甚。以至執縛其柱。毀罵百端。惟待未后稍緩。蓋澤利思之私也。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至徐村。自信安縣行。至徐村二百餘里。並無人煙。至是澤利分兵馬一半先行。持文字報捷。先至真定。留一半護衛。是日中時自北而軍馬三百餘人。首令見澤利下馬。作禮語言。都查不可辨認。其中一句可辨。云：已遣四太子下江南。到建康。二十七日。到白水鎮。未后又欲投水。鄭后止之。振之。澤利怒曰：可縛之。乃與鄭后連索。解脫用馬。失於馬隊中。引行。望見一堡極高。上有旗幟。書周鄭二字。良久。寨門開。有土豪兵甲約有五百餘人。皆長鎗大棒。弓箭。徑來衝擊。澤利與之合戰。派兵中太上傍一。番人之酋。太上甚懼其來。后乃河社鄉民。強壯。聚集保護鄉民村者。自辰至申。鄉民為澤利打圍。稍稍敗去。駐軍大林中。有執鄉民者。澤利呼前而謂曰：這四箇是你大宋皇帝皇后。今放汝歸去。告報諸鄉。即日歸降。遂令二帝及后四人。言我是南朝官家。今往燕京朝大金皇帝。鄉民不覺淚下。謂帝曰：我這一鄉周鄭所聚三千餘人。姓連真定。而接懷衛約有三十餘里。此是鄉兵強壯者。日日舉首南望。

要見而宋官兵前去破殺金人。今官家破其執縛我等鄉兵。不久自散也。又聞康王入南京。做官家不知如何也。澤利曰：康王也被捉後。而康所執鄉兵。今放去。是晚帝及后皆宿于野中。上無遮覆。至半夜有微雨。雷自北起。衣服皆垢膩。馬雨沾濕。至曉雨大作。泥雨中行數里。方及一寺。駐軍于中方。得少息。移時雨息。皆水泥。過身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並在荒野中行。不知里數。其番騎皆於馬上食乾糲肉。及有據掠到飲食。隨行取水煮食。帝及后做得些食。二十九日晚。澤利解衣數件。泥污皆遍。食后就野水中洗濯。未后不能舉首。鄭后二人洗之。二帝亦於水邊。日洗身中泥污。衣服是日天氣稍和。望中林木青翠。山色可愛。野水清淺。自山中流出。正駐軍次。北有一騎手持黃文字。至澤利前曰：速行。速行。澤利唯唯。其人向前鞭馬而去。四月初一日。至真定府城下。不入城。從此催促急行。不得炒緩。是日不住行。飲食全止。於馬上喫乾糧。及肉少。趨至晚約行百里。宿一古寺。初二日。少立寺門外。澤利立山門上。遙見一簇軍馬自南而來。約有五百餘人。中間擁十餘人。皆是房族。內有柔福帝姬。康福帝姬。相國公。可辨餘皆不可識。皆著青袍白袍。二帝與后遠視。舉聲大哭。左右催促行。不及一語。而過。移時人如前有馬軍。擁皇族。又有二十餘人。在三十里外。直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四一

奔來行不駐足又少刻如前馬軍有一馬軍人至寺前謂澤利曰此隊中有康王先去燕京也言訖去甚疾移時累累不絕凡過軍馬十八隊皆是擁送皇族皆二帝二皇后但傷痛流涕不止不復形容至日晏備儀行至晚後騎報言鄉兵散數隊約千餘人在北寺中屯駐澤利叱左右曰分兵一半前往殺之乃遣次將骨夜叉將軍馬前去迎戰之夜半令人回報殺得人兵皆四散得糧食而返初三日過一坡澤傍其中殺倒死尸堆積臭穢不可近有狼二頭在其中噬尸肉見人驚散鳥鵲鳴噪可驚可駭是日在陂野中天氣稍熱無水可飲常渴甚不供甘旨自三月半間拘執甚急雖使渴必使持刃隨從自初五日已後不復能記月日蓋行廣野大途日以鐵渴為念不復記憶也但云或日觀者自可見其次第也或日至一鄉村數十家見澤利至俄有一榻衣前拜澤利奉上酒食帝及二后四人亦有酒食頗豐或日至一縣不暇問名亦有官出迎如前備酒食內有知縣者乃一番官見澤利畢次見帝及后曰小番取得肅王小女為妻要見皇后乃引一女子前拜已成報天視太后等泣曰奴肅王小珍珍也呼太后為婆婆來后為姆姆曰前日為馬軍擁逼至此其皆領方戶不知姓名與此知縣是兄弟將奴嫁與他今成親六日矣前日在此知縣中諸皇

永樂大典卷一九七四一

十

孫兄一十七人皆為諸金人分去或為妻者或為妾者或為女者或為婢者未畢為知縣引回是日晚宿一豪家主者接澤利甚有禮中夜置酒命妻數人出勸酒於庭上命兵士數輩執縛帝及后於庭下以至使溺洗之不能仄反勸酒婦人皆美色飽脹良久酒罷澤利與豪家趨別館夫妻吁嘆相謂曰吾與汝皆是太上皇女孫今日伯伯做官家不好事多不如我公公做官家快活今落簿在他家做婢何有出期再三流淚為人所呼入庭帷而去或日至一州亦不記州名郭內人煙稍密於他州郡澤利在驛中安泊知州與官員來相見者皆是番人買賣百姓有來館驛中問知是二帝二后被執縛往往亦有流淚者或默然或低聲語曰南京有官家接邦昌係是金國某立才做官家便叫康王即位大金官家怒發已差四太子領人馬去扶復也時隔窻間之方知康王不在番中日前騎兵所言康王在隊中蓋妄語也是日稍稍得食但粗糲不堪爾或日到一縣極荒殘有屋七八間城郭皆缺烈有一女子年二十餘路傍垂泣曰我乃南朝皇孫女因病為大軍掣到此不能存活見太后遇乃拜曰帶取奴奴去后不執留左右或報澤利視之微笑曰一就去遂令左右扶上馬上而行是夕宿於野寨澤利醉淫其女子醜惡之聲二帝皆聞不敢開目次遇有餘食皆



與女子分食。謂朱后不如他也。或日行及一城。不知是州是縣。止有耆  
 兵二千餘人。並無百姓。首領見澤利。再拜。懷中出文字示澤利。乃呼左右  
 去帝及冠帽衣帶。如囚搭坐一小室。良久有人持文書示帝曰。可依此式  
 作表達燕京。一兩日中到燕京也。其文引留懷愍及孫結劉捍石少主故  
 事。及尊大金為湯武。比滅契丹。而又滅南宋。功德巍巍。及請罪免死之意。  
 持文書者呼左右取紙筆與帝曰。速寫。帝不得已。乃作表書云。亡國  
 囚俘趙某。并男趙某。及婦妻鄭氏。朱氏。謹稽首再拜。大金輔天佐運。應道  
 法古。至德皇帝陛下。重念某承祖宗基業。立民為國。不能上順天令。下撫  
 人民。德讓臣之言。結怨外國。循賊臣之求。積釁華夏。致上國與平代之師。  
 下持作向明背暗之行。令一家被屠。百口分飛。父子二妻。聽命鐵下。伏惟  
 陛下德過堯舜。威勝湯武。既以滅當立異姓。而二子之誅。尚祈哀念。併與  
 赦。云云。文成多為改削。其中悽愴。不欲具錄。其末句有云。慙哀銘厲。未  
 知今日之借。湯武又高。曷敢此時之舉。是日作表出行三十餘里。抵深夜  
 月明方止。或日及一官府。皆新創造。牌曰。收復新闕。及列兵刀二十餘人。  
 甲士五七十人。傳呼曰。呼趙某父子二帝為執。而入其門。兩道皆栽榆樹。  
 少立庭下。堂上金瓶人朝服侍衛甚多。中生三人於西向。二人於東向。引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十一

帝北面再拜。上有人傳指揮。向持他二人去。見海濱。候畢。果日入城。見即  
 立。言畢。趨出大門。後入小門。至庭中。見人朝服。無中情。立庭砌。若有所伺  
 者。左右指謂帝曰。契丹主耶律延禧也。與汝罪狀一同。在此。公事未了。言  
 訖。復引上坐一小室。少頃。延禧亦入。頭有中情。指二帝曰。吾契丹與大宋  
 南北二百餘年。未嘗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誤。俱至於此。為之奈何。且曰。  
 公父子明後。日北國皇帝。須有赦罪之理。我已在此三年。尚未了絕。二帝  
 曰。何事未了。延禧曰。我祖真宗皇帝。在日。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鵝卵。上有  
 百穴。每穴中常有真珠一顆。月圓之夕。以珠映之。其生珠穴中。自落下。以  
 絳羅承之。每日可得珠百顆。又有通香木一段。長尺許。湯沃之。取其汁。洒  
 衣服。及萬木花卉。屋宇間。經年不散。人有奇疾。服之。即愈。燒之。皆降天人  
 神香。氣聞之。數百里。當時契丹為大金所滅。二物不知所在。今北國皇帝  
 將延禧拘執。須要此物。緣此三年。未得釋去。我妻子族屬。盡皆分散。作他  
 家貴人。美觀者。入富家。醜陋者。入民庶。家帝曰。此為何處。延禧曰。此名平  
 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餘里。勉之勉之。良久有人引延禧出。帝立廡下。又有  
 甲士擁一番囚至者。見半啣短單子。被俘至此。其人不罵。言語不可辨。主  
 者乃命以刀斷其舌。牽出斬之。其妻美觀。再拜請命。怒亦斬之。小兒子四

人并令鼓譟。主者令引帝出其門。見二后尚立墻下。映日而哭。可行至通衢。斥舍上馬而去。遂從出一城門。向北而行。道間花卉甚多。有息足二十餘人。來往不止。曰。郎主召見四子于江南。今日使令兵前去。帝與太上立路傍時。有二人皆南朝人。為兵卒者。不知為帝也。乃相謂曰。五月一日。康王南京即位也。今日早已十日。四太子去後。不知如何。餘語俱不可辨。少刻路闌。左右催行。至晚行得百餘里。其時近暑。二帝及后衣服垢膩。蟻蚋不可。或著頭無巾帽。宛若囚徒。行三日。不曾見澤利之面。亦不知澤利在軍中。左右時語奇。言語不甚能辨別。行數可有人呼帝出。謂曰。四太子。太王軍至。汝可見之。路傍有一寺。四太子坐胡床於臺上。引二帝二后拜於臺下。四太子且詔責曰。汝父子無道。致有今日。若當時信我國家言。誓海上之盟。共滅契丹。分其土地。南北為國。豈有今日。奈何不順天命。與契丹二統連和。欲坐觀成敗。彼勝則從彼。以破我。我既勝矣。猶不能從我。汝之愚一也。吾兵已破京師。皇帝慙念生靈。與汝講和。以河為界。汝又不伏。勞我師徒。遠征。汝之愚二也。且天子死。社稷亡。汝祖宗二百年基業。不能守厥內。則奢僂外。則結怨。一旦滅絕。何面目見國人。尚忍死而見我。何慚如之。汝之愚三也。帝與四太子所責。俯首流汗。不能言。但與太上二后

再拜而已。縉呼左右取筆硯。令少帝作書召光世。韓世忠。劉錡等歸。復曰。今日夏至節。賜汝酒各一盃。命左右於金瓶中斟酒四盃。飲之。再拜而飲。太子復謂帝曰。北朝皇帝無殺汝道理。不失為侯王。言訖。上馬而去。擊鼓鐘聲動天地。時二后自出京以來。足跣。不便能行。雖乘馬。足皆生瘡。肌肉瘦瘠。二帝亦枯槁。不類生形。為左右監者詬責鞭打。欲死無路。金人夾眼共相結縛。夜卧不相捨。二后及帝與眷奴連腕。並手合坐同食。似此行跡。五六月始達燕京。蓋契丹舊都也。入門小類東京。既至內門。金主登殿。左右執帝及后。跪跪于地。皆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瓶。貴人。或綠或褐。或傘或笠。或騎或車。約有數百人。皆稱萬歲。良久。侍呼令左右賜中饋。又有侍官二人。自金門出。傳金國主聖旨曰。皇帝勞汝賜衣服。沐浴。米日人傳。遂出教書。引帝入都堂。見宰相。至堂下。堂上坐一人。左右曰。此鐵未字。董相公也。帝亦再拜。帝董答拜。中侍立堂上。宣教。其文不復載。後復曰。教趙某父子之罪。免為庶人。引帝及太上二后入朝。皆中饋。青袍。二后衣服如常。至殿下。北面再拜訖。其門下左右列金瓶。貴人。國主自殿上傳勅。封帝為天水郡侯。太上為天水郡公。各於燕京賜宅居住。左右唱命二帝及后。再拜謝恩。左右引去。入一小室。良久。有二皂衣。引帝并太上二后入

一官府門有牌曰燕京元帥甲養至中庭有一褐衣者人至於堂上曰燕  
京元帥帝乃再拜曳衣呈文字於元帥筆署其末余引去皂衣史引帝  
出門使行護衛者二十餘人經十餘街始及元帥府入門轉左廊下小屋  
中呼帝與后坐其中並無椅凳惟磚石三四枚而已時帝終日下拜又飲  
食不進驚皇不安兩日之中止飲水二杯二后但哭泣而已欲觸柱死左  
右立止之二十二日至三十日並在室中外戶鎖閉監侍者十餘人日所  
有者粗飯四五米飲四五而已相顧不復能飲朱后有瘡疥冷地上連日  
呻吟監者尚加詬責少帝語左右曰汝等可憫念我國破家亡取此湯水  
相救左右引去曰我國禁衛諱言犯者遇如殺人汝等憫字已該死罪尚  
敢呼索湯水再懇一不顧而去六月一日早人引帝及后至元帥庭下余  
帝再拜左右唱喝如云旬月見之狀良久乃退時朱后病不能行其左右  
監人皆負雙手持后足無禮特甚是日之後朱后病篤初二日午死年方  
二十歲帝大恸告監者曰某妻已死盍如之何左右曰於官良久有皂衣  
史引數人扶后尸而出用泰薦卷之共挽之而去帝哭愈哀不敢出聲恐  
監者喝之初三日早有中使坐元帥府庭下引帝后於前傳宣曰天水郡  
公父子可往安肅軍聽指揮來日使行余元帥府發遣初四日早元帥府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十一

史呼帝曰官家聖旨令汝往安肅軍居住今日使行帝曰我母鄭氏積病  
未愈畧使晚行如何史怒曰我北朝不比你南朝今在必行你若守正不  
至今日到此尚不遵法令罵帝不敢對乃徒步前行護衛者二十餘人  
自元帥府行至晚始出燕京北門宿捕司房捕司如南朝尉司也鄭太后  
不能行帝與太上共扶或肩背之而進是夜雖宿捕司並無飲食六月初  
一日時甚暑行沙漬中每風起塵埃如霧而日皆滿又乏水米監者二十  
餘人馬首曰阿計稍憐二帝乃謂曰今大暑熱稍稍食飽恐生他疾此中  
無藥至有水處必令左右供進因此鄭后疾漸愈初一日行至十一日所  
過村邑飲食稍為阿計督勸勉又戒左右勿得叱喝日中極熱時亦得少  
息於木陰之下帝時年十九歲太上年二十六歲形容枯槁不復有貴人  
形質若此行非阿計督護衛六月甚暑中一死無疑也十二日晚至安肅軍  
城下其城皆是土築不甚高入其門守衛者皆搜檢以至鄭后膺腹間亦  
不免摸過雖他人出入亦然蓋入城者防內事故也行經數街始至官府  
入門引帝入及太上太后立庭下左右唱名余帝再拜訖知軍者別呼綠  
衣史引帝三人出門入一小室余帝坐其中送粟米飯漿余帝后飲噉阿  
計皆從外至語帝若相別安慈遂引去自此帝封回室中如前時帝后自



#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四一

春及夏漸行。泥水間。衣服垢膩。又生蟻虱。以至徧行。苦楚不勝言。獨有一阿計替者。自澤利命之監守。至今不曾厮離。左右時時為帝洗濯。但言語不辨。時至晚一二句。十四日知軍使人呼帝至庭下。且傳北國皇帝聖旨。曰。天水郡公趙某父子。並給賜夏衣一襲。視之乃紗白二段。生絹一段。令帝謝恩。帝拜受。使人持其物同歸。其物乃為監者取其半。後以舊紗褐衣并生絹付帝曰。可衣此。庶免汝殺造也。自此日坐室中鎖閉。惟得粟米飲漿水各三五而已。餘無所有也。十七日晚中夜間。外有戒聲。衆大驚。火連天。使人大亂。蓋安肅知軍有二人。一是契丹。一是大金。二人不知其契丹人。欲殺大金知軍。劫二帝南歸。後西夏結連。易定一略。謀尚未發。偶以酒醉。鞭撻一奴。奴去告大金知軍。遂舉兵圍契丹。人殺傷殆盡。至曉方定。其火燒連屋宇。近百餘間。殺傷凡七百餘人。火燒至二帝所居室。三丈許。乃止。不爾為火燒死。蓋拘索之故也。十八日早知軍在庭上。引帝至庭下。且責曰。你與契丹結連。殺我。同歸西夏。我昨夜已殺了也。今奏知大金皇帝。共你理會。帝曰。某在囚中。防固甚密。何由與彼通情。知軍怒曰。見有告言人在。你不得胡說。既好公事。帝爭不已。知軍命左右以鞭擊之。帝口血出。齒碎。令人拽去。後入前室中。拘之以繩縛。帝泣不能出聲。是日飲食不進。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十四

惟監人私以漿水并少飲進。三人分飲。至夜困繫愈急。至六月二十日。並如前。二十三日知軍坐廳上。引帝至庭下。再拜聽詔。曰。趙某父子。朝廷免死。且令居止安肅軍。却結連同知李奉國。意欲反叛。未欲賜死。更令住雲州。聽候指揮。仰安肅軍發遣前去。請訖。命吏引去。帝再拜謝恩。哽咽不能言。知軍怒曰。你尚敢如此。你當初要殺我。我今日如何放得你。命左右拽帝坐地上。以柳條鞭十五餘下。帝哭泣如雨。痛楚久之。方甦。戒左右即令使行。至曉出門宿野庭中。時甚暑。帝身有傷苦痛。坐亭中。地上不能起。止至夜。深月出。始得少飲。三人分食。太上因暑熱成病。監人取青草野木。板布于地上。令二帝卧其上。云不為地濕所迫。可以無疾矣。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在路遭大雨。或大風。狼狽萬狀。不復抄錄。如是數日。方達雲州。如前拜。同知於庭下。令左右引帝入土圍中。內外有兵守衛。雖衣帶皆為取去。蓋防自縊也。日惟一食。至八月十七日。有綠衣番人。手持鑰匙。開上門。呼二帝及太后出門。曰。大金皇帝赦汝罪。教汝再住燕窩。可出謝恩。時帝以稽首稱謝。蓋誠心也。其綠衣既引帝出土圍。後入一室。如前。因閉之。月間得飯一木器。漿水一木瓶。時天氣稍涼。二帝食漿水飯。疾作。待死而已。二帝受禍已及半年。置之無可奈何。不復愁苦。但衣袂經夏。糜壞。寒不可耐。

監者或遺以敝衣稍稍得其相補十月或日早五更忽鼓聲四起人兵奔  
 亂殺戮火光燭天蓋同知下有持捕千戶者三人作亂緣同知奪其妻故  
 舉兵殺同知家眷六十餘口及市中百姓六七百家至日中方定其千戶  
 者三人皆下馬至帝室前揚衣數件自贖中與帝曰與你與你吾曾三人  
 今歸西夏矣汝國中南京康王已做官家半年了勉之必有歸去之期監  
 者二十餘人吾皆殺之矣吾不可久留後贈帝乾糧數器各上馬而去是  
 晚城中大亂有千戶執為亂者數人斬之於市乃止經二三日別軍始至  
 城中方定先是監人中有阿計替者相從帝已半年稍得侍護之力帝謂  
 太上曰阿計替前日為反者千戶所殺矣雖城中大亂吾父子不敢出此  
 門奈何言未已阿計替自外至曰且喜無事帝問其不死之由曰我於死  
 人堆中藏伏兩日夜方得脫由是阿計替再監視二帝外人來人二千餘  
 人蓋同知官屬也或日阿計替引帝至庭下有紫衣二番人坐堂上呼曰  
 識我否曰不識我蓋天大王乃四太子之伯父良久屏後呼一人出帝視  
 之乃韋妃也太上悅首韋妃亦悅首不敢相視良久蓋天大王呼左右賜  
 酒與二帝太后曰我看此箇夫人面蓋韋妃為彼妻也酒罷謂監人曰吾  
 護之阿計替引帝行再入前室然稍稍緩其監飲食畧備似此經一冬衣

朕以稍可禦寒矣天麟十一年春正月一日太京例以是日疎放囚禁雖  
 死囚亦得少出阿計替引帝出外縱步但不許出府庭門帝觀既有一姪  
 輝衣褐衣口稱韋夫人遺來手持一合子且曰夫人教傳語十一官人八  
 官人且忍耐且家語曰聞知九哥已即位恐有歸路未晚也其人將合子  
 中物置太上衣中奔走而去帝視其物皆素麵所燒大餅也阿計替乃伴  
 言曰是何輝輝送與他人可速歸之乃引帝入室中問曰適聞九哥是何  
 人帝曰九哥乃康王吾之親弟也今韋夫人是九哥母來相報也阿計替  
 曰十一官人是誰八官人是誰帝曰十一官人吾父也八官人乃我也遂  
 將其物與阿計替并新到監者二十餘人分食之至晚更不復出初三日  
 例是日為偷日雖婦女付物金寶官中皆不禁他日則不論必置於刑法  
 也是日有黃衣者數人各持飲食七八器皆肉糜以內并米合煮之帝與太  
 上入至室中謂帝曰食之視其物皆肉糜以內并米合煮之帝與太上太  
 后食未已已為監者持去帝問阿計替曰此食何為者答曰此地風俗凡  
 善人推設粥以食囚禁者可與齋僧同功故今日有人賣來此也帝又問  
 此家何人也阿計替曰此亦韋夫人所遣也二帝與后因韋夫人在彼稍  
 稍獲安十四日彼處已放燈街市張燈無鼓樂但有金鼓喧天至後而已

胡婦胡女携手於酒肆中。遇人即使暗合而歸。官中及父母皆欣不禁。二十日阿計替謂曰。今月二十九日。北國皇帝生日。作宴天下。此處同知大宴。罪皆赴燕京去也。蓋北國法先期十日。錫宴近郡。皆赴燕京上壽。是夜史闡阿計替暗引向來送餅食。妮婢呈帝前曰。夫人傳語十一官人。八官人。三兩日中往燕京去也。僕未與不復來。未可知。且保重持息言已。急行去甚速。其他監者已覺。爭問其實。阿計替叱之曰。汝等不聞同知有指揮事。遂不復問。是夕帝及太上太后。聞韋夫人去甚不樂。二十三日。聞夫人同蓋天大王領馬騎前去。留下千戶五人。內一主首名吸鴉兀。領人從者三十餘人。至帝室前曰。蓋天大王韋夫人共你父子二人。既有公事。似你這般人。留之何用。若五七日間。知得蓋天大王不再來。共你獎勸這一場公事。呼監者二十餘人。戒曰。防固不可少緩。自此帝後。與監人拘執如前。阿計替亦不敢少有疵。二十八日。阿計替前白曰。聞之四太子已上四川。及建康府。又為四太子打。康王南渡浙江。其勢恐不能及久。二帝聞之太息曰。若九哥事不成。吾父子俱無所望矣。俄有侍酒至曰。金國皇帝生日。例賜酒肉。帝就食之。二月一日。有探騎至官府。報主首吸鴉兀曰。北國皇帝已差蓋天大王往關西交點五路財帛。別有文字。差兀西哨。近來

作此處同知也。初二日。有皂衣持文字前來白帝曰。新同知到來。要你文字。須便供寫。帝曰。所寫如何。曰。速寫。速寫。詎寫言語不可曉。帝不得已。乃書如今案狀。狀曰。近封天水郡公趙善。同男趙某。與母親鄭氏。各年若干。謹狀。番人執去。初十日。同知到雲州。引帝至庭下。問訊。語言不可辯。今左右引去之。少刻。阿計替入。謂二帝曰。今日到者。同知兀西哨。遂乃。是途右之兒。其父因從四太子往江南。為劉三相公捉去了。今來喚南家。將汝三人。若楚又移二帝入一小室。濕淖不乾。帝泣相謂曰。吾父子死於此矣。阿計替曰。兀西哨。遂使我往燕京下文字。須一二十日。方可還。二官人且息。奈寧心。我去燕京。一道與官人探問。南國仔細來相報也。十一日至三十日。並如前。三月初九日。忽有一褐衣番人到內。所持文字曰。皇帝聖旨。又教你三人往西汀州。聽候指揮。蓋緣新同知奏乞也。二帝且泣曰。又復何地去。俄有人引帝手被執。縛驅行。至晚出雲州北行。約二十里。方止息。自此以後。則日月不復記錄。蓋阿計替不在帝之左右故也。或曰。其所行地。皆坑窟不平。有一監者。言語稍順於帝。謂帝曰。此長城塞也。或曰。行五七十里。或九十里。辛苦萬狀。二帝及后。足痛不能行。時有負而行者。漸入沙漠之地。風霜高下。冷氣襲人。常如深冬。二帝衣袂單薄。又為時役所梗。不



能行。因卧古屋中。七八日方得少愈。又為監者催行。帝后病起。骨立。不能飲食。有如鬼狀。塗中監者作木格付以茅草。肩輿而行。皆垂死而復甦。再行三四日。自北有騎兵約三四十。首領衣紫袍。訊問左右。皆不可記。帝卧草輿中。微開目視之。左隊中有綠衣吏。若漢往者。乃下馬駐軍。呼左右取水。喚乾糧。次於皮篋中。取出乾羊肉數塊。贈帝曰。是得此食之。肢體稍甦。綠衣語帝曰。我漢臣也。臣父昔事陛下。為延安鈐轄周忠是也。元符中。因與西夏將交戰。為西人所獲。降之。父子由是皆在西夏。臣亦作西夏部中首領。宣和中西夏遣臣將兵助契丹。攻大金。為大金執縛。降之。臣今為雲州總管。即主命臣受命。節制發兵。往陝西。破曲將軍。今所領兵是也。因言陛下勿憂。且契丹大遼王與大金連戰。尚且不死。今見在昌合州牧管。況陛下不曾與大金苦戰。只是四太子下江南。稍失利。金國中。咸言張浚劉錡韓世忠劉光世數人。皆名將。皆可中興。臣本宋人。不忍陛下如此。故以少肉為獻。言訖。別去。經行已久。是夕宿一林下。時月微明。有番首吹笛。其聲嗚咽。特甚。太上口占一詞曰。玉京曾憶舊繁華。萬里帝王家。瓊林玉殿。朝喧絃管。暮列笙芑。花城人去。金蕭索。春夢遶胡沙。家山何處。思聽羌笛。吹徹梅花。謂少帝曰。汝能廢書。少帝乃繼韻曰。宸傳四百舊京華。仁

孝自名家。一旦奸邪傾天折地。忠聽獨芑。如今塞外多離索。迤邐遶胡沙。家邦萬里。伶仃父子。向晚霜花。歌成三人相執。大哭。或曰。所行之地。皆草莽蕭索。悲風四起。黃沙白露。日出尚煙靄。動經五七十里。無人跡。時但見牧羊兒。往來。蓋非正路。時見城邑。雖在路之東西。不復入城。時方近夏。榆柳夾道。澤中有小萍。褐色。不青。草又如行十餘日。方至一小城。云是西河州。護衛者擁二帝入城。其地非復人煙。監者云。是昔日契丹道宗囚高麗王王倪之所。其中方廣不甚大者。有屋數十間。皆頽弊。廊廡若實。雜落珠虞。不類人居。其護衛三百人。逐日旋伐林木。搭蓋屋宇。居住。經兩三日。乃遣兵遣騎。回歸。止留護衛者六七十人。在彼。帝與太后。只在中間一室。不許出入。飲食日止一次。皆是粗糲。或時有少羊肉。或日二帝相謂曰。我父子在雲州日。前後深得阿計替保護。微知得南地消息。如今相別。已經兩三月。不知其人。還雲州也。無言。畢有人前白帝曰。阿計替是我哥哥。我名香查里。當時北國皇帝。專使我二人監守你父子。如今阿哥被雲州同知使往燕京。下文字。不久亦須此來。緣阿哥。能寫文字。虜王時時要中發文字。故必須此來。阿哥去日。亦曾說與我。教保護你三人。安心不妨。或日阿計替回到舍中。揖二帝曰。且喜安樂。我自雲州往。上京。又自上京至雲州。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四一

又從雲州到此處。徑後一千餘里。不勝艱苦。於懷中取出一卷。皇帝看視。其書云。今年南事未定。尚傳劉子廢了官家。本是對上房傳之說也。立明受太子。又云。已得建康府車駕入梅。二太子已得四川。四太子已至兩浙。越帝視之。嗚咽謂阿計替曰。二太子已收四川。四太子已收四川。吾國祚可知矣。又云。苗傅劉正彥敢如是。吾兒子方即位四五。若做得甚。紀綱。良久。阿計替收文字入懷。自此。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日七月初五日。後日七夕。你二官人在京師。照好快活。二帝吁嘆曰。到此軍後。話此耶。言訖。有甲士四五人。喊聲喧呼曰。在此。二帝驚懼不覺仆地。且曰。吾命盡今日矣。阿計替遂出。首立語曰。其事。帝自憲牘中望之。兩手足俱戰。少刻。阿計替持刀入帝所。帝驚以手掩目。太上太后亦然。阿計替乃高聲曰。不干你三人事。遂於帝所居室壁後。執一小奴而出。付首立者殺之。携其首而去。近三時許。帝后神始定。尚不能言。阿計替入言曰。先來驚否。帝曰。何事。答曰。此自七日祭神也。我金國禮。於今日先伏藏一人於暗處。然後大領兵馬。伴為捉獲斬首祭神。以首為上祀。身為次祀。羊為下祀。祀畢。人羊俱以糞熟。啖之。使之有福。帝曰。若非汝唱言不關你三人事。我已驚悸矣。太后因驚。得病。七日方甦。或曰。首力持人頭去者。以內一嚮。謂帝前曰。有福肉可食之。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十八

帝聞其氣臭穢。不可近。辭之。欲不受。阿計替在旁曰。受之可有福。不可不受。帝乃受之。首力奔踊而去。或曰。秋風大起。冰氣逼人。阿計替曰。秋令至矣。俄空中厲聲。嗒嗒自北而南。時護衛者數人。皆為阿計替揮去。壁中有弓一張。阿計替曰。官人能引矢乎。射屬以下。此乃番胡事也。乃手持弓謂帝曰。我代官人卜之。可乎。帝曰。然。帝乃執箭仰天視曰。臣不幸。上辱祖宗。下禍萬民。若國祚復興。當使一箭中鴈。以其箭付阿計替射之。一箭中鴈。宛轉而下。二帝拱手稱頌曰。誠如此。死且無憾。阿計替以微器。取茅草。焚火破鴈矢。而分食之。或曰。阿計替入宮。入室語帝曰。南朝聞說。道四太子。盡得江南。迤邐至洞庭湖。又云。金國官家。遣使人往北。因起人兵。前向江南。廟賊時。天氣漸寒。帝后衣服皆腐爛垢膩。時得阿計替。集者。婆胡。婢洗濯。或曰。大雪數尺。室中極冷。不可出。帝后顛膝相拄。聲顛不能言。阿計替持一披氈。蓋三人之首。稍獲安暖。太上自雲州一病之後。髮退無復。再生如僧尼狀。與番奴判頭相類。是日極冷。人之糧食。止得鴈一隻。於火上燒熟。共食之。或曰。阿計替謂二帝曰。今朝已十月一日也。二帝曰。十月是天寧節。今日與向日不同。帝后並泣下。阿計替曰。天寧節。何節也。帝曰。生辰節也。吾生於此日。未知死於何日。求死不得。求生不得。自古帝王之

辱惟昔懷慈及石少主與吾父子耳。或曰天氣稍和。日色晴麗。阿計替曰。今日報春。此間便有少和氣。阿計替執羊乳一盃飲。帝后曰。以此代酒。其乳腥穢。遂強飲之。或曰雪霽天晴。阿計替呼帝曰。可出至矣。帝后皆以極沐為對。阿計替曰。春回馬蹄失。空中鴈聲自南而北。千萬成羣而去。先是北地及塞。必掘地作穴以居。數月。帝家中亦作穴。深五七尺。帝后晝夜伏其中。其餘護衛人亦如此。是日始出坑。不復入穴矣。時天輔十三年。乃大宋建炎四年。庚戌歲也。或曰午間傳聞。國皇后上仙。阿計替等六十餘人。皆以布纏頭作孝。鄭太后曰。我何日死也。傳聞金主自皇后上仙之后。喜怒不常。帶刀劍。官人有忤己者。必手殺之。阿計替曰。你國中有肅王乎。曰。有。有女子乎。曰。有。近聞皇帝以肅王女為嬪御。專寵。由是皇后怒。忿自縊而死。金主知其實。乃以手劍殺肅王女。以後后嬖。鄭后聞之。肅王女王籍也。此女自小多奇。惟異於兵刃之間。身死。應之。嘗記肅王妃陳執中女也。孕王籍日。夜夢有青衣童子自天而下。手托一鉄線箱。內有玉印二。曰。天錫爾王后。妃驚而寤。思曰。吾天王也。吾妃也。豈得父母為王妃。而女徒為后乎。聞數歲。于水次得玉印。文曰。金妃之印。究其從來。於官中池畔泥中得之。亦頗常玩佩。不去體。金人之城。皇族皆為掠取。此女為貴人。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十九

元顏樹所得。每醉酒。飲淫之。必中昏。月絕不。乃以其女進呈於金主。金主幸之。以為妃。生一男。後因后兄沮季宇。進夏國李氏女為妃。兩人爭寵。趙妃欲以陰計中。金主以雪國駐。偶皇后死。妃因侍奉。問多以移。意款金主。殺左右及殺李妃。又因暑月。嘗以冰雪調。胎子以進。因此金主亦疾。時天輔十四年六月也。尋於十五年正月元日。宮中飲宴。是時金主無后。止有趙妃當寵。其所生子因病而死。一日秋深。侍坐。金主因問趙妃曰。汝為南朝族屬。豈得如此富貴。候后福薄。以你為皇后。一日因左右奏趙某父子見此。西汙州。近者四太子。又為韓世忠。敗於金山。死於舟中。而回。南朝之勢。漸欲廣。大可將此三人。更移入北地。金主曰。可移向五國城。時妃坐其側。曰。陛下以臣妾故。倘庇其父兄。不至凍餓。亦妻之蒙恩也。金主曰。外事汝何得與。妃曰。父母骨肉。何可不忍。陛下還有父兄也。無語甚厲。因此金主發怒。曰。留汝在宮中。外有父兄之讎。內有妬忌之意。一旦禍起。吾悔何及。妃曰。汝本北地。及小胡胡奴。使凌上國。而滅炎宋。北地滅。勢丹不行。仁德。專務殺伐。使我父兄孤苦。他日汝亦遭人如此。夫滅也。金主愈怒。手刃殺之。或曰阿計替手持文字。呈前白帝曰。我共大王。又走五七百里路也。帝曰。何事。阿計替曰。得旨。又移我這。前去五國城。未早走行。次日阿



計替引帝徒行及護衛者六十餘人。出西河州。至晚約行六七十里。帝后俱不能行。泣告阿計替曰：何不告金主，就此地便將我殺，何故？只管教我千里去也。阿計替曰：須是忍耐強行，勿思他事。但有阿計替在，天王且莫憂似此。又徒行五七日，鄭后因病甚不能行。少帝乃負之而進。是晚太后崩於林下。時年四十七歲。倉卒之際，路傍用刀掘坑，以身上衣裹而埋之。二帝皆哭之。護衛人亦有不忍者，亦有詭罵者，催促起行。又經三日，始達五國城下。入城頗與西河州相類，有云：此處乃是契丹囚吐菴西都。黑人吐菴，美國酋長處，城中有居民五七十家，皆荒殘不成倫次。入官府中有大庭及廊廡，皆倒損。護衛者引帝至庭下，庭上坐一數丈人，阿計替懷中出文字示之。老番唯唯使人引帝入左廡之下。小廡進一窄室，惟有小臺可坐二人而已。四壁皆土墻，庭前設木柵，護衛之人城封而去。日昃得食一盂，二人分食之。五國城中凡居七八月，大祭一日一食。此一年中酒食一次。七月七日祭神得酒肉一次。阿計替與弟查里乎一番中婦，阿計替遂手殺其弟。至十月間天寒，乃掘坑以居。二帝因疾疫不安。護衛者二十餘人亦死半矣。天輔十五年正月元霄，此處亦有少燈，皆於磁碗中貯羊脂以草為炷燒之。有僧五七人作佛事，皆胡僧也。曾祝官家福。

祿萬壽帝門阿計替曰：此間去燕京數千里，曰已三千八百餘里。此處西上黃龍府二千一百里。此城乃候將李陵昔日戰敗之地。日中老番人以乳酪一甌使人持之，時苦雨，舍屋崩壞，墻壁圯裂，有蝎數十枚走出，螫太上之臂，疾痛移日。其餘蝎少，帝以土塊擊殺之。或曰：庭中列香案，庭上敷衣，榻衣三番人飲，饌云是日乃金國皇帝生日。飲五七盃，皆有食次。後使人持餘食自隙中遺，帝曰：此皇帝所賜酒食，喫之。二帝食之，不復辨其名。食之皆吐穢至盡。問於阿計替，乃密漬羊腸合馬腸共成之。非囚者所能食，亦此中珍味也。或曰：上皇因哭鄭后，一日失明，不能親物，終日合目坐室中，呻吟求死不可。時年五十一歲。因語帝曰：吾祖宗二百年基業，一旦罹外國之腥膻，禍起奸臣之手，一家三千餘口，今惟見汝一人在此。餘外骨肉流落，聞之皆為奴婢。雖韋妃為孟天大王所得，雲州相別，不知今後如何。上皇不時泣淚，日疾轉甚。月餘一日枯矣。或曰：庭中設祭儀，若祀神者云：祭天王，蓋彼中所重者。是夜列燈燭，至中夜止。少帝於牖中望神，祝曰：只愿速死，南則愿中興，北則愿早還內地。是日夢神自空降，拊帝於庭，謂帝曰：我實地方神，天皇者也。上帝命我統攝陰兵，衛南北生靈。自此更十年天下太平矣。南朝中興，與昔相類，言訖升天而去。帝寤語上皇，上皇

曰。吾文夢亦如是。何祥也。或曰。中有貴人坐庭上與老翁相對。引二帝至庭下。語曰。北國官家欲立趙氏。稱是荆王女。吳王孫女。官家未知宗派實跡。遣我來問汝。可具圖上。帝曰。亦不知的實。族譜不存。難可考也。大金破京師日。宗正文字皆為北朝所取。相尚在。何不檢閱。無問皇后于細合對。使見是何族屬位下。良久中貴人曰。臣亦是陛下東京小中貴。離京師日方十六歲。今二十六歲矣。未時自燕京休是姨姨。私自遠來中路。逢蓋天大王夫人。韋夫人。為我起居二帝及后。餘無所語。帝曰。鄭太后已死矣。中貴人又曰。今月十一日。想已再立皇后矣。嘗見皇后說在京師日。呼太上為伯公。今上為伯兄。皇后有二子。長曰珠歌。小曰青歌。早晚必有太子也。言訖上馬而去。或曰。有中貴坐庭下與老翁人對坐。使人引帝至庭下。言稱金國皇帝與皇后皆揮許。合持鄭太后。來皇后同葬。與五國城官給棺木。俄有人以擔荷二竹屏。費二喪。皆蒙蓋骨殖。復合人取二木函。殮之。乃許。今天水公隨葬于漫山之下。仍有旨進封二后。皆為大人。以皇后恩澤時故。二帝囚禁。令城中自便住。悉但不許出城。自此二帝間或出外坐而市中民家。且話內朝事。民不敢答。但供需少飲食而已。二帝以五國城去燕京三千八百里。燕京去京師三千九百里。相去絕不聞中間音耗。其中

永樂大典卷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二十一

人民亦少。如此。居民見二帝衣履破弊。亦有少遺贈者。尚書紀開林

### 南渡錄大畧

靖康元年 丙午二月

初二日。金人圍京城。三月初三日。金人北去。十一月十九日。金人元帥粘罕再圍京城。二十五日。京城陷。金人入城。二十六日。粘罕遣使入城。求兩宮幸虜營。議和。及到。遂事二年正月十一日。粘罕遣使入城。請皇帝車駕詣軍前。議事。二月十一日。車駕出城。幸虜十七日。帝駕還宮。三月初三日。車駕再幸虜營。次早。帝見太上皇。亦到虜營。初四日至十五日。聞皇族后妃諸王。乘輿至軍中。不止。十六日。粘罕命以青袍易二帝所服。以常人衣服。易二后之服。侍衛者。雙以面家子。呼帝十七日。金國以張邦昌為帝國號。大楚。十八日。太上及帝并二后乘馬北行。二十一日。次黃河岸。二十二日。入衛州。二十三日。入懷州。二十四日。至信安縣。二十六日。至徐州。二十七日。到來鎮。四月初一日。過真定府。五月二十一日。到燕京。朝金主。六月初二日。來后死。年二十六。歲十三日。至安肅軍。聽候。六月。末移居到。常夢紹興二年。鄭后崩。年五十七。歲。二帝移居五國城。紹興四年。金主妹孫寬顏。宣即位。五年。移居西均從州。六年。上皇死。同年。移少帝住源昌州。八年。戊子。金人偽齊劉豫召少帝於源昌州。十月九日。少帝到燕京。與善丹耶

永樂大典

卷一九七四一

律廷禧同拘管鳩其府帝移安普寺紹興十三年賜帝居於燕京之北紹興十八年岐王完顏亮稜全國主皇并赴后亮即僞紹興十五年徙少帝出居城東坊田觀紹興二十年徙少帝入城囚於左院紹興二十二年春帝崩年六十二歲而後大哀終至治集篇惟世持盈安靜功四方多事可能同中原政有誰奴過不落肥兒一就中格天閣上老姦雄偷得人間兩地功磊磊千年出師表不曾半夜請車攻

永樂大典卷之一萬九千七百四十一



重錄總校官侍郎 陳以勳

學士 且 王 大 任

分枝官修撰 且 馬 自 謙

書寫儒士 且 梅 子 所

圖照監生 且 李 自 春

且 蘇 性 思